



竹溪大石门关于吕仙的传说

“今年，竹溪县新增一处网红打卡地——位于该县水坪镇大石门村的“仙暇小镇”。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”该景区以文彰旅、文旅融合，基于清代同治版《竹溪县志》所载“仙人吕洞宾至此，以剑划诗于岩”，而在此地留下竹溪八景之一的“云岩剑迹”传说，打造休闲、康养、游乐园区。

那么，吕洞宾云游到竹溪刻下“云岩剑迹”的记载和传说是怎样的？又留下怎样的风雅诗情与文化记忆？

■特约撰稿人 阚韶辉

传说吕仙拔剑刻诗于岩壁

竹溪县城东去二十里，与黄龙集镇隔竹溪河相望的大石门村西端，有一山岩突出于众山之前。那岩并不高峻，但白云缭绕，仙气弥漫；那寺毁弃经年，却借一首七律古诗的朗咏，穿越千年到如今：

古木丛林号白云，高岩更去谒观音。
路逢青嶂上头上，寺隐白云深处深。
法鼓震开天地眼，飞轮推出圣凡心。
时人到此如中悟，何必南岩海上寻。

这是至今所见有关竹溪的最古老的一首诗《游白云岩》，载于竹溪县迄今能见的最早版本的地方历史典籍——清代同治版《竹溪县志》中的“艺文志”。署名作者为“唐仙人吕岩”，正是八仙之一的吕洞宾。那么这算是唐诗，传世千余年。一个神仙作者使这首诗打上了浓郁的传说色彩。

传说吕洞宾云游至此，赏罢美景，拔出佩剑，把这首诗“发表”于这座名叫白云岩的岩石之上，留下一处摩崖石刻。应该是源于这个传说，这一带景致取名为“云岩剑迹”，进入“竹溪八景”，流传至今。

但今日白云岩一带，“古木丛林”和“号白云”的白云寺早已荡然无存，摩崖石刻也不见踪影。只有山脚的竹溪河水，应该还是吕洞宾跌足涉过时的模样吧，依然湍流，不为时间停留，偶尔发几声叹息……难道“云岩剑迹”如那吹着笛子，驾祥云飘然远去的仙人吕洞宾一样，也只是一个传说吗？

好在，在《竹溪县志·艺文志》中，我们看到起码到明朝初年，此处古寺和摩崖刻诗是存在的。明初进士、当过浙江处州推官、晚年回乡讲学于县城西郊元和观的周清，写过一首《白云岩和洞宾韵》，前四句谓：“万古仙踪此白云，清风明月几知音？山前人去烟霞在，石上题留岁月深。”怀古写景怅问中，提到的吕仙诗刻已有岁月沧桑之痕。

《竹溪县志·艺文志》上，另有两首明朝人写白云岩的诗，借诗中“仙踪地隔尘埃回，剑迹苔荒石洞深”和“陟巖探幽洞，摩崖读旧文”的诗句，可以想见那诗刻在幽洞悬崖之上，虽蔓上青苔，但缘岩攀爬上去，拂开荒草，尚可辨读出来。

这个在诗中写自己攀崖辨读诗刻的人，是明朝郟阳府的宪副——名叫江汇的都察院左副都御史。他的另一首《游白云岩》诗中的“雨湿崩岩字半非”，留下一个准确的历史记录：白云岩在明朝已有所崩塌，“剑迹”残了一半。



清同治版《竹溪县志》所载“云岩剑迹”。(资料图片)



“云岩剑迹”虽已消失于历史长河中，但美丽的传说仍在竹溪大石门流传。(资料图片)

风雨侵蚀“剑迹”变成石上斑

到了清朝，和吕仙诗韵写此岩此寺之景的，大有人在。清道光年间(公元1782年—1850年)，竹溪县令李锦源来到白云岩，不仅见到寺庙与诗刻，就连传说中的白云洞也是有的：“楼上昔乘黄鹤去，洞中常锁白云深。半空石壁挥仙剑，五月梅花见道心。”

他是阳春五月到此一游，还赏了梅花。但纠结的是，白云寺为佛寺，他却窥见了“道心”——这大概与吕洞宾是道仙，却要来到佛寺，并为佛地赋出禅诗一样，是唐朝以后三教合一的文化现象在文人思想中的显现。

在那个暮春时节，与李锦源同游白云岩的，还有一个四川举人、甘肃知县。他叫李绍洵，畅游之后也兴致勃勃地赋诗一首《同游白云岩步吕仙原韵》，可以帮我们拨开传说的浓云迷雾，窥探一下那首署名“唐仙人吕岩”所作《游白云岩》诗的真伪。其诗中“参天翠柏前朝寺，厄闰黄杨达者心”的描述，证实白云寺前的“古木丛林”，应该是一株或几株柏树，以及两株黄杨。李绍洵还很细心地在诗中加注：“相传亦数百年矣。”

看来，吕洞宾诗中的“古木丛林号白云”不是文学的浪漫，也不是醉后妄言，那种古寺四周蓊郁高古的环境氛围到清道光年间依然存在。而“高岩更去谒观音”，更透露出白云寺是一处观音道场的信息——这与唐朝佛教传入鄂西北而佛寺多奉观音，以及历代文人写白云寺的诗中多提到观音是一致的。

接下来的“路逢青嶂上头上，寺隐白云深处深”，是此诗之眼，对联工整不说，其状路人云端、寺隐白云之景，简直是描绘鄂西北自然人文风景的一幅经典山水画。显然，此诗纵然是托名吕仙所做，也是文化高人兼诗词高手所为。

诗文可流传，但那寺那岩那石刻却穿越不了漫长的岁月。于是，稍晚一些，竹溪县“拔贡”即推荐秀才李荣春的运气就差一些。他的《云岩剑迹》诗的诗序中说：“后岩以灾崩，所存者仅数字耳，然非山僧所示，亦莫能睹也。”崖上刻诗只剩几个字——大约是一场地震导致又一次岩崩，诗刻毁损严重。好在有山僧，则庙在。但于“云岩剑迹”的命运，这是一个转折点。

岁久年深，风蚀雨浸，白云岩上剩下的几个字，慢慢地只能看到苔藓覆盖的模糊字迹了，从“云自绕山形若画，剑因刻石字弥道”，终于成了“石径参差岩洞回，剑痕委婉藓文深”的情形。

在《竹溪县志·艺文志》的后半部分，在清朝竹溪的书生们(生员、贡生、廪生等)的诗中，白云岩的摩崖诗刻大约无法实写，就写得越来越浪漫主义：“岩上何人留剑迹？凤鸾翔划金石，(岭)呀崩豁苔碧……”实写那崩豁了的石岩和碧绿的苔藓，“剑迹”怕是无缘见，只好虚写，如“吹笛仙人去未还，曾留剑迹在人间。烟云缭绕岩前字，风雨飘零石上斑”等。“剑迹”终成点点斑痕，白云寺恐怕也颓废在荆蒿残垣中了。

清同治年间石刻古寺或已消失

那么，“剑迹”渺渺，古寺森森，最终消弭于何时呢？《竹溪县志·艺文志》中诗文的编排并无主题的集中，关于“云岩剑迹”的诗与其他诗题错杂辑录，时间为序的迹象比较明显。前录此志的后几首诗，应逼近修志年代的清同治年间(公元1856年—1875年)。那么，“云岩剑迹”的核心内容——吕洞宾的摩崖刻诗在150多年前怕是已看不到了，而且“花开花落忘春秋，寺老僧孤镇日闲”——白云寺衰败如落花，可怜三两僧人，香火快要断了。清中期白莲教、太平天国军都涉及鄂西北，城乡烟火稀少，庙中香火自然难以为继……

就这样，一壁云遮雾罩的岩石，一处由真到幻的石刻，一脉亦佛亦道的诗情，穿越从唐朝到晚清的岁月风雨，引无数墨客竞折腰，在留下一部“云岩剑迹”兴衰史的同时，更把无数欲说还休的漫漫心思和悠悠情怀，以赏景

怀古、步韵和诗为借口，写进故乡的千年时空。

吕洞宾挥剑刻于岩上的那首《游白云岩》或为托名；众多步韵和诗或为附会，但其背后真实的文化内蕴，却是值得探究和品味的。

吕洞宾的传说故事，往往儒、道、佛三教交融，与文人传说结合，不断增加世俗化内容。而且，传说吕洞宾不仅自己修行成仙，还成功地度别人成了仙。汤显祖据唐人传奇《枕中记》改编成的戏曲《邯郸记》，写吕洞宾下凡到了邯郸客店，遇卢生，把神奇的磁枕给他睡，让他做了一场黄粱美梦后，把他带到仙界去帮何仙姑执帚。

所以，吕洞宾神仙故事的包容性、世俗性，以及他饮酒、赋诗，追求超脱的山林情趣，含蕴了大量文人因素，适应了文人的口味，使得大批入世失意，继而祈求出世的知识分子成为他的“粉丝”。